

身后的温暖

■ 王路加 李健



家 人

3月11日晚，陈松收到了妻子陈悦倩发来的女儿过生日的照片。陈松感觉小家伙比上次见面又长大了些，嘴角不由得泛起微笑。“小暖今天3岁啦，虽然爸爸陪在你身边的时间很少……”他从这些照片中精心挑选了几张，发到了微信朋友圈里。

熟悉陈松的战友都知道，他习惯随身携带一张小照片，那是他们一家三口的第一张合影。工作训练之余，陈松总会拿出照片看看。每当这时，战友们发现，平时看起来非常严肃的陈松，此刻脸上会露出几分柔情。

2020年3月，小暖出生的第八天，陈松接到参加演习的紧急通知。看着虚弱的妻子与熟睡的女儿，陈松的心情十分复杂。

“你放心去吧，家里一切有我。”看出了陈松的为难，陈悦倩主动开口。

临走前，陈松放下行囊，掏出了手机。随着一声清脆的快门声，一家三口拍下了第一张合影。

1个月后，一场联合演习在某海域展开，陈松指挥全营圆满完成了任务。走下演习场后，陈松匆匆往家赶。

他到家那天，是女儿出生的第42天。陈松原本与妻子约好，一起带小暖去体检，可这次妻子却“爽约”了。陈松上次离家去执行演习任务时，陈悦倩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，再加上要照看女儿，不久后便病倒了，女儿小暖只得交给父母帮忙照顾。为了让陈松安心完成任务，陈悦倩再三叮嘱二老不要将此事告诉他。那天，看到妻子在医院输液的场景，陈松心里有些发酸。

陈松向陈悦倩提出，自己带女儿去体检。可到了岳父母家，他遇到了一个“棘手”问题——不会抱女儿。

不管岳父母怎样手把手地教，陈松就是学不会。他甚至不敢上手抱孩子，生怕自己粗糙的手掌弄疼了小家伙。



陈松陪伴家人的场景。

作者供图

无奈之下，岳母为他找来一个竹篮，在里面铺上厚厚的棉布。就这样，陈松将小暖放在竹篮里，“提”去了医院。

听说这件事后，陈悦倩哭笑不得。直到现在，她还常常拿这件事调侃陈松：“你这个身经百战的营长，竟然连一个小小婴儿都搞不定。”

二

陈松每次执行任务前，陈悦倩都会帮他整理衣物，并嘱咐一声“注意安全，我和小暖在家等你”。

有一次，陈松在组织海上驾驶训练时突发险情。他当机立断，迅速指挥战车上岸，这才避免发生意外。为了不让陈悦倩担心，他没有将此事告诉她。

可没过多久，陈悦倩便从电视新闻

里得知了此事。丈夫还在海上训练，想到前几天听他在电话里说，最近海上风浪较大，陈悦倩心中不由得有些担心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估摸着陈松已经结束训练回到岸上，陈悦倩才决定给陈松打电话。刚掏出手机，陈松的电话便打过来了。“我刚结束训练，你和小暖在家里还好吧？”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，陈悦倩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。

这次能够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，陈松非常高兴。陈悦倩也为他感到开心，每次两会直播前，早早守在电视机前。看到有爱人出现的镜头，她就记下时间，等直播结束后再上网观看回放。

三

九月，对于陈松和陈悦倩有着特殊

的意义：陈悦倩的生日在九月，他们的恋爱纪念日也在九月。每次上休假计划时，陈松都会与陈悦倩约定九月休假，可这些年来，他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事儿，直到年底才休假。

陈松的家在驻地，但一家人还是聚少离多。有一次过恋爱纪念日，两人约好一起去看电影。可刚到电影院门口，陈松就接到一个电话。电话那头没说两句话就挂了。看着陈松逐渐皱起的眉头，陈悦倩便已猜出大半。她早已摸清了规律：电话越短，事越紧急。想到好不容易计划好的约会又要泡汤了，陈悦倩心里有些不高兴。

果不其然，挂掉电话的陈松挠了挠头：“单位有点事，我可能要回去一趟。”陈松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头也越来越低，身高近一米八的硬汉，此时竟像一个犯错的孩子。

看到陈松这副模样，陈悦倩“噗嗤”一声笑了出来。她挥了挥手，故作大方地说：“没事，你先忙，我们下次再约。”

这些年，陈松在工作中表现很优异，立过两次二等功、两次三等功。陈松总觉得，妻子第一次孕检，女儿第一次说话、第一次走路……很多“第一次”，他都缺席了。每当这时，陈悦倩总会半开玩笑地安慰陈松：“你就是咱家的关键人物，只需在重要时刻‘出席’就好啦。”

曾经有人问陈悦倩，嫁给军人辛苦吗？后不后悔？“说辛苦那是骗人的。”陈悦倩说。但她有着属于自己的“小确幸”：陈松平时工作忙，有时即使午饭不吃，也要回家做家务、陪陪女儿，让陈悦倩歇一歇；周末难得休息，陈松也停不下来，非得把全家里里外外一遍大扫除……“我现在多做一点，你平时就能少累一些。”每次听到陈松这么说，陈悦倩心里总是暖暖的。

去年，陈松被中宣部、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评为“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”，被陆军评为“四有”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，今年又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。不久前，他立功受奖的喜报也敲锣打鼓地送到了江西老家……

情到深处

那晚，父亲打来电话问我今年的休假计划。得知我将在清明节前后休假，他的语气有些欣慰：“今年是你爷爷去世10周年，按照咱老家的规矩，你能回来给他扫墓就再好不过了。”放下手机，一缕思念涌上我的心头。

爷爷是一名老兵。幼时的我并不懂“老兵”的含义，只记得他无论寒冬酷暑，都会早早起床围着院子跑步。我每天也会在他“一二一”的口号声中醒来，裹着被子缩在炕沿，看他的身影从窗前一次次掠过。要是跑累了，爷爷就会把老布衫脱下叠放在台沿上，从墙角取一把锹，对着靠在院墙上的玉米秆垛练习突刺，一边练一边喊：“突刺，刺……”奶奶为此没少抱怨，说他这样迟早会把院墙捅个窟窿。

农闲时，爷爷总会脱下汗衫，甩着旱烟锅向我“炫耀”身上的伤疤。他身上一共有四处伤疤，三处子弹的贯穿伤在左肋和右肩，一处刀伤在腹部。这些伤疤详细的原因我已记不清楚，只记得他每次向我说起伤疤时总是神采奕奕。有时候讲到兴头上，他还会问我：“砚斌（我的小名），长大想不想去当兵啊？”那时的我总会坚定地回答：“想！”

2012年，我考上大学，爷爷被确诊肺癌。到了第二年，他瘦得几乎脱相，整日卧床不起。我回老家探望他时，他只睁开眼说了句，“砚斌来了，好”，便又沉沉睡去。那段时间，我一直陪在爷爷身边，心里第一次有了亲人将不久于世的疼痛。返校前，我与爷爷告别，他忽然伸出手攥住了我的胳膊，用力凑到我的耳边：“砚斌，你要当兵，当个好兵！”那一瞬间，看着他期待的眼神，我说了声“好”。他这才欣慰地放开了手。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对话。

大学毕业，我参军入伍。从新兵连第一天开始，我就将“当个好兵”写在了政治教育本的扉页上，用心地参加每一项训练……后来，连队的首次武装5公里测试，我拼尽全力超过了连队跑得最快的老兵。那一刻，爷爷灼热的眼神在我的脑海中越来越清晰。

爷爷临终前的嘱托，成了我心中永不消失的记忆。2017年秋，我与战友们在高原驻训。那时，我有晚上站岗游动哨，跟着领班员在宿营区周边巡逻。旷野中不时有狼嚎声传来，冷风像刀一般刺破臃肿的羊毛大衣，割着身上的每一寸皮肤。有时，天空会罕见地出现一道星河，不见首尾。每当这时，我都有些心潮澎湃，想着好男儿立于天地间，守国之太平的豪情大抵应是如此；有时候，我也会想起爷爷，当年穿着军装的他也同样站在这片星河下，手持钢枪，目光坚定，嘴角露出自豪的微笑……这时候，我的胸中似有一团火燃起，便不再感到寒冷了。因驻训时表现出色，我被评为“优秀义务兵”。拿到奖章后，一种别样的情绪萦绕心头，我多么希望能跟爷爷分享这份荣誉。后来，我成了连队第一个上等兵班长，并在集团军组织的比武中拿了第三名……

那晚，工作结束后，我独自走在安静的营区里，看见远方如墨的夜色被掀开一角，透出一点点月光。于是，我想起多年前的一个夜晚，年幼的我和爷爷走在村头的小路上，云层被月色拨开，他情不自禁地唱起了“向前，向前，向前……”

永不消失的记忆

■ 刘彦宏

立于天地间，守国之太平的豪情大抵应是如此；有时候，我也会想起爷爷，当年穿着军装的他也同样站在这片星河下，手持钢枪，目光坚定，嘴角露出自豪的微笑……这时候，我的胸中似有一团火燃起，便不再感到寒冷了。因驻训时表现出色，我被评为“优秀义务兵”。拿到奖章后，一种别样的情绪萦绕心头，我多么希望能跟爷爷分享这份荣誉。后来，我成了连队第一个上等兵班长，并在集团军组织的比武中拿了第三名……

大学毕业，我参军入伍。从新兵连第一天开始，我就将“当个好兵”写在了政治教育本的扉页上，用心地参加每一项训练……后来，连队的首次武装5公里测试，我拼尽全力超过了连队跑得最快的老兵。那一刻，爷爷灼热的眼神在我的脑海中越来越清晰。

爷爷临终前的嘱托，成了我心中永不消失的记忆。2017年秋，我与战友们在高原驻训。那时，我有晚上站岗游动哨，跟着领班员在宿营区周边巡逻。旷野中不时有狼嚎声传来，冷风像刀一般刺破臃肿的羊毛大衣，割着身上的每一寸皮肤。有时，天空会罕见地出现一道星河，不见首尾。每当这时，我都有些心潮澎湃，想着好男

与爱同行

■ 冯卓怡



两情相悦

2013年夏，南哥在家里休婚假，我们隔三差五就要到电玩城抓好多毛绒娃娃回家，直到家里的柜子都快摆不下了，只好“入侵”婆婆家。为此，婆婆免不了唠叨：“两个人都多大了，还整一屋子毛绒玩具。”

我俩总是神秘地笑笑：“妈，你不懂，这是我们准备的礼物！”

婆婆一脸不解地问：“给谁准备的礼物啊？难道是你们有孩子了？”

“有呢，而且有很多呢，哈哈！”看到婆婆诧异的表情，我俩笑得更开心了。

“真是‘傻姑娘’加‘傻小子’，一天就知道傻乐。”婆婆说完便离开了。接着，南哥和我一个扮演主持人，一个扮演颁奖嘉宾，自导自演地开始彩排。

我们口中的“孩子”，其实是城乡福利供养中心的孩子们。他们是我和南哥这段情感的见证人。

2011年，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，南哥是一名基层排长。我的服务地正是他的单位驻地——新疆喀什。和大多数人一样，南哥也好奇我为什么会从广东跑到新疆当志愿者。我说，我曾经试过报名参军，可惜最终未能如愿，一直是我心里的遗憾。既然当不了兵，那就当志愿者；既然要去，那就到最边远的、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

后来，南哥经常跟我分享部队有趣



冯卓怡绘



家庭秀

天上的风筝，手里的线
奔跑的花朵，追逐的山
一个个欢快的身影
就像脚下的小草一样
燃成了军绿色的焰

多么难得啊
这些坚毅的脸庞
也开始像少年般飞驰
他们脸上的微笑
构成了春天的温暖

陈赫配文

不久前，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利用周末时间，组织官兵与家属到驻地开展联谊活动，进一步提升广大军属荣誉感、获得感和幸福感。图为官兵和家属一起享受快乐的团聚时光。

唐志勇摄

那年那时

不知不觉，马兴旺所在部队换防到海岛已半年有余。由于海岛人口少，马兴旺的几次相亲都不了了之。

一天，马兴旺接到通知，上级在省城召开研讨会，让他到会讲解。马兴旺连夜准备了课件，第二天一早乘车朝省城赶去。

那天，汽车缓缓行驶在盘山公路上，一夜未眠的马兴旺困意袭来。不一会儿，司机突然喊了声：“不好，有车翻进沟里了！”马兴旺瞬间清醒。他朝车窗外看去，只见一辆私家车翻进路旁的沟里，车旁蜷缩着一位老人和一位年轻的姑娘。“抓紧救人！”马兴旺立刻下车

冲了过去。

此时，老人因失血过多处于昏迷中。女孩躺在地上，意识有些模糊。马兴旺让司机马上联系医院，自己立刻跪在地面上给两人包扎止血。因事发突然，一时找不到止血带，便将衬衣脱下撕成条。不久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。上救护车前，女孩轻轻拽住他的衣角，似乎想要说什么。

那天，从省城回来，马兴旺顾不上休息，立即投入工作。一天，单位领导给马

海岛情缘

■ 康德华

故，是不是救过人？”听到这里，马兴旺想起一个月前救人的事。

“我一下子没认出来，你们康复啦？”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对这对父女说。

“孩子，你救了我们，我们特地来感谢你。”老人有些激动。那天，转危为安的老人听女儿小逢描述了事故发生地到医院的过程，老人判断马兴旺可能是驻海岛部队的军人。小逢是海岛中学的老师，在张校长的帮助下，联系到了马兴旺所在部队……

那天分别时，张校长将马兴旺拉到一旁：“听说你还是单身？”马兴旺点点头。张校长小声说：“你心肠好，小逢老师很漂亮，工作也很突出，我给你俩牵个线。”

马兴旺脸一红，张校长心领神会。

几日后，马兴旺忙完工作，接到小逢老师打来的电话……